

## 重溫那時的香港人、香港事 「朝不保殖：1995-2000」攝影展



跟風的人，最關心潮流，還有名牌；  
拜金的人，最關心股票，還有股票。  
都市的人，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熱血的人，天下事，事事關心。

似乎，「跟風的、拜金的、都市的」人，都成為了香港的主流。

那麼，「平實的、知足的、熱血的」香港人，還有多少個？  
看完早前在灣仔舉行的「朝不保殖」攝影展，

你會唏噓地回答：至少還有他，Ducky 謝至德。



忠

實的 DPI 讀者們，應該還記得 12 月份我們為攝影師 Ducky 做了一個專訪，了解他的攝影生涯、認識他的攝影作品、看見他鏡頭下的香港人、香港事。今次的個人影展「朝不保殖：1995-2000」，顧名思義就是捕捉香港在 1995 年至 2000 年間、中英政權交接前後的對照。以主觀的攝影角度刻劃每組影像，客觀地反映社會、政治、民生的變化，抒發作者對生活的個人體會和情感。希望大家藉著作品去關心社會，重視一個比「五斗米」更珍貴、更難求的價值觀。

看是天下事，其實也是發生在你和我身邊的一撮撮往事。你，怎能不勞心？

## What Ducky says...

在攝影展舉行期間，Ducky 亦在個人網誌上「解畫」，細說拍攝這輯照片的前因、經過和後果，大家不妨細心閱讀，亦可作為導賞資料吧！

『殖民地教育和英式政治的洗禮，令我們這輩人對中國共產政權或多或少存有一點偏見，對重拾這段母子之情存在抗拒與懷疑……當時英國政府沒有為我們未來的身份好好計劃，只怕我們像越南船民般湧到英國去；之後特區政府又急著教我們升國旗唱國歌。香港人的身份就只好和本土文化獨立起來，既有獨特性，但又充滿混沌。我們強調自己是香港人，擁有「香港精神」。』

Ducky：「相片的主角是從天馬走過來，進入大會堂的華籍英國水兵，這個水兵是我鎖定要拍的目標，因為他是中國人，還有他戴著印有 Tamar 的帽子，背景是皇后碼頭。相片是用閃光燈作主光的，希望那人的神態和身上穿的都清楚表現出來，他的表情和眼神是最吸引我的；而上面所拍的醒獅少年好像和他互相呼應。我在醒獅少年脫下獅身的一刻按下快門，我總是給痴痴迷迷，呆呆木木的人面所吸引，因為這總給人迷一樣的思想。纏繞在他身上的布，也令我更喜愛這幅照片的原因。」

下面所拍的撞毀了的軍車，是在一一英軍物資拍會時拍的，車頭扭曲、變形，我換上 20mm 廣角鏡，令畫面更貼近，也許那時回歸將近，殖民地的符號也會劃上句號，另我拍整套作品時，把多一些抽象的元素放進去。」





「在朝不保殖的攝影展裡，有一系列的展示是二張並列為一張的，這是在創作後期的一個發現，有些時候拍攝的過程裡會潛意識地在不同的場景重構差不多的構圖和主體的位置，可以說是偶然、巧合或是所以發生的都是一種機緣，只是拍後重組便發現好像有一點點關聯。我很喜歡這兩組照片，第一組是在前深水埗軍營，現址為深水埗公園，現只剩一塊石碑作紀念。從前很多戰俘被日軍囚禁在此，並死去多人，因此這是九七年前最後一次悼念活動，我拍這張照片，是因環境的荒誕，和英軍的莊嚴敬禮好像成為一種強烈的差異；而英軍的外貌衣著好像跟我們想像的有一些不同，姿態、環境、空間的錯置交織成一種曖昧、不協調的感覺，我還是更喜歡衣服被拉扯出來的摺痕……文字寫不出來的感覺。而上方和尚的照片，是打破和尚過往給我們一種莊嚴的想像，和尚也是人，也可以像歌迷般的歡呼，世俗總是把一些人的行為外表定形下來，而不遵從這些模具便是不對。兩個環境、身份、軀殼、靈魂……都有十分強烈對比。」■



- 朝不保殭：1995-2000
- 地點：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 23 號地下
- 日期：2007.12.28 - 2008.1.26

